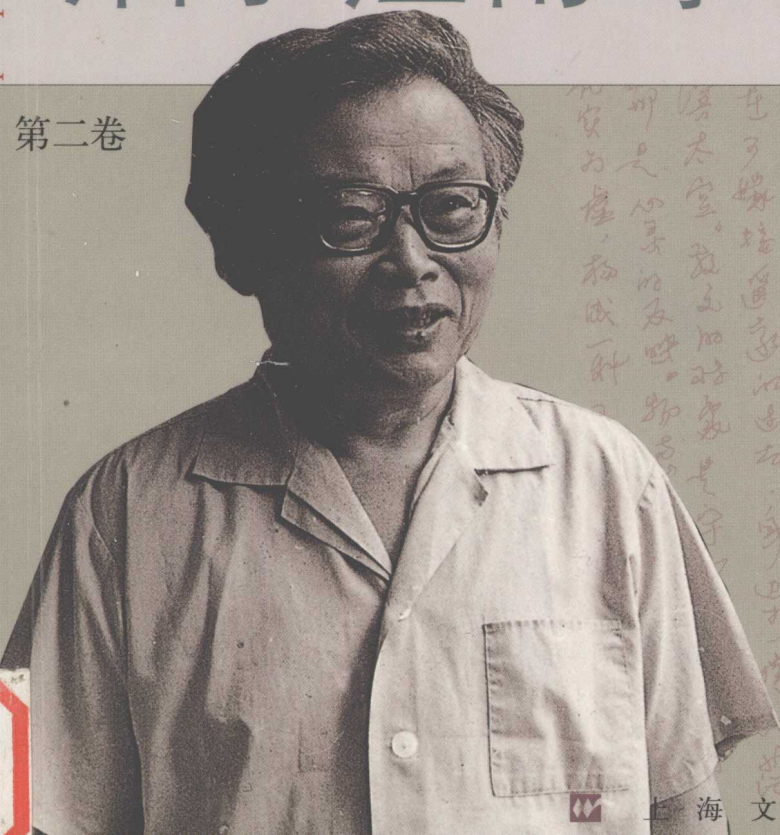


· 散文 ·

# 艾煊文集

## 烟水江南绿

第二卷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艾煊文集第二卷

# 烟水江南绿

散文卷

艾 煊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艾煊文集编委会

顾 问:陆文夫

主 任:杨承志 王臻中

副主任:唐金月 赵本夫

编 委: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王臻中 成正和 朱苏进

杨承志 范小青 赵本夫

赵 恺 唐金月 黄蓓佳

1. 桃溪古渡

1. 桃溪古渡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桃溪古渡·····    | 3   |
| 回乡·····      | 6   |
| 苍天若有知·····   | 10  |
| 染匠·····      | 20  |
| 谁主繁琐·····    | 25  |
| 翟老师·····     | 31  |
| 师姐水芹·····    | 37  |
| 梔子妹·····     | 43  |
| 卧室里捉鱼·····   | 51  |
| 狮子舞和跳兰花····· | 55  |
| 绑票 撕票·····   | 66  |
| 陈叔·····      | 73  |
| 桂嫂和雕花木匠····· | 81  |
| 带脚镣的汤老三····· | 88  |
| 腮穿银针的香客····· | 97  |
| 文翁石室·····    | 102 |
| 古七门堰·····    | 105 |
| 古周瑜城·····    | 107 |
| 龙眼山白描大师····· | 111 |
| 乡音 土词·····   | 114 |

## 2. 烟水江南绿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龙河口沉思 ..... | 117 |
| 学籍簿 .....   | 119 |
| 柔细舒席 .....  | 125 |
| 深山茶市 .....  | 127 |
| 茶中小兰花 ..... | 131 |
| 天河悬挂 .....  | 133 |
| 山顶高湖 .....  | 135 |
| 天尽头 .....   | 137 |
| 山乡热泉 .....  | 139 |

## 2. 烟水江南绿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太湖何所美 ..... | 143 |
| 碧螺春汛 .....  | 146 |
| 银鱼汛 .....   | 154 |
| 杨梅雨 .....   | 157 |
| 太湖秋 .....   | 161 |
| 渡湖石埠头 ..... | 166 |
| 雾魔 .....    | 171 |
| 湖上居 .....   | 173 |
| 诡异石公山 ..... | 175 |
| 古银杏 .....   | 177 |
| 奇绝的纹工 ..... | 179 |
| 梦中巧手 .....  | 181 |

2. 烟水江南绿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兰之恋·····     | 185 |
| 重游马迹山·····   | 194 |
| 湖上长桥·····    | 197 |
| 雨巷·····      | 200 |
| 夜宿雕花楼·····   | 203 |
| 震泽石园记·····   | 206 |
| 石与水·····     | 208 |
| 幽曲深巷·····    | 210 |
| 月夜周庄·····    | 213 |
| 水国睡莲·····    | 216 |
| 虎丘花雾·····    | 218 |
| 纯净的花精·····   | 220 |
| 绸城·····      | 222 |
| 江南流风·····    | 224 |
| 天下第一泉·····   | 227 |
| 俗尘外·····     | 229 |
| 拼死吃河豚·····   | 232 |
| 双桥鼋头渚·····   | 235 |
| 市昭昭 村茫茫····· | 237 |
| 关锁与沟通·····   | 241 |
| 活的吴文化·····   | 243 |
| 新街坊 新道路····· | 245 |
| 梅埭幼学·····    | 249 |
| 小镇的高智慧·····  | 251 |

## 3. 斑斓大地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吴文化公园 ..... | 254 |
| 前洲园林 .....  | 256 |
| 围棋千人赛 ..... | 258 |
| 紫砂陶 .....   | 262 |
| 紫砂神塑手 ..... | 268 |
| 素面素心 .....  | 271 |
| 书僮与废墟 ..... | 274 |
| 竹海新篁 .....  | 276 |
| 善卷游 .....   | 280 |
| 顾渚紫笋 .....  | 283 |
| 顾山红豆 .....  | 286 |
| 古县新市 .....  | 288 |
| 教授县 .....   | 290 |

## 3. 斑斓大地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中国旅游标志 ..... | 295 |
| 伊阙魂 .....    | 299 |
| 印象有无中 .....  | 301 |
| 雨中醉翁亭 .....  | 303 |
| 清廉的魔术师 ..... | 305 |
| 关山驿 .....    | 307 |
| 何处桃花源 .....  | 310 |
| 桃源境 .....    | 312 |

3. 斑斓大地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桃花源里外·····   | 316 |
| 奇幻黄山·····    | 320 |
| 黄山早春·····    | 323 |
| 明洁柔曲太平湖····· | 325 |
| 魂断山·····     | 327 |
| 虎跳峡·····     | 330 |
| 天半瑶池·····    | 337 |
| 昆仑雪·····     | 339 |
| 舞之乡·····     | 346 |
| 豪爽的边民·····   | 349 |
| 火焰山·····     | 355 |
| 沙尘 丝路·····   | 358 |
| 腾格里花·····    | 366 |
| 火山口之夏·····   | 368 |
| 穿越兴安岭·····   | 373 |
| 飞车塞罕坝·····   | 381 |
| 模糊的海·····    | 383 |
| 海胆 燕子·····   | 385 |
| 养马岛·····     | 387 |
| 朝普陀·····     | 389 |
| 柔软的石桥·····   | 392 |
| 琼岛绿朦胧·····   | 395 |
| 石柱城·····     | 406 |
| 寻访武陵源·····   | 411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灵洁九寨沟 .....      | 418 |
| 云中城 .....        | 422 |
| 此日过三峡 .....      | 424 |
| 一揽众楼低 .....      | 427 |
| 花月大理州 .....      | 429 |
| 泉 蝶 .....        | 432 |
| 云雾天街 .....       | 434 |
| 现代古迹 .....       | 437 |
| 天洁地净 .....       | 439 |
| 春节麒麟山 .....      | 442 |
| 花漫扬州 .....       | 446 |
| 古莲新花 .....       | 448 |
| 娇巧日涉园 .....      | 453 |
| 濠 .....          | 455 |
| 江宽海窄 .....       | 457 |
| 火刑牡丹 .....       | 462 |
| 云台游 .....        | 466 |
| 夜连云 .....        | 468 |
| 红圆球 .....        | 469 |
| 附录:艾煊文集总目录 ..... | 471 |

桃  
溪  
古  
**渡**

作家深情地挚爱着故乡皖西舒城桃溪镇。他以充满爱意的笔触,形象描绘了童年、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,故乡古朴的风俗民情,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技艺,带有迷信色彩的乡风习俗,严酷的生活境遇和天灾、人祸等等。散发出深藏于心的对家乡、亲人、儿时伙伴和师友的挚爱,自有一种独特的情调和风俗画的美感。并借用了较多的小说创作手法,来拓展散文艺术的天地;这两种手法的交叉与融合,则是作家有意为之的一种艺术追求。



## 桃溪古渡

---

离乡已多年，时时萌发回望的情思。这次回故乡一看，小镇发生了变异，它显然更衰老了；但奇怪，它同时又显得年轻了。

桃溪古镇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并不同步。它的童年，据说兴于千年前的北宋，始于更远的汉唐。镇上的那些横街竖巷，也许是西汉初年，羹颉侯刘信曾规划过的封地。君不见羹颉侯的墓，高高的封土堆就在镇头不远处。

八十年代中期，从沿海到乡僻，西式建筑遍布城乡。但桃溪街道两边的店铺，此刻看不到西式建筑，也看不到中西合璧的混合型建筑。大体还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小镇往昔古民居的原貌。商店、跨街骑楼，依旧是古老的旧砖墙、旧板壁、旧排门、旧石库门。旧，但并不十分残破，依旧是它千百年来不移不改的古朴风貌。

南门口，原有一座拱券形的门楼。门楼里边是街道，门楼外边是大河。城楼檐楣下有一块石质竖匾额，刻了“桃溪古渡”四个字。曾有一位独眼更夫住在楼上，每天晚上到大街上鸣锣敲梆报时。初更不打，二更敲两声锣，三更敲三记。南门外顺青石铺砌的几十级台阶向下走，直通到河水边的浮桥头。台阶向沿

河两边展开,就是停船的水码头了。

如今南门的城门楼毁了,改建成一座陆地水闸。平时闸门提上去,仍旧是一道代替城门的交通孔道。洪水来时落下闸门,将猛水拒于镇外。这道提升式的水闸门,当然没有拱券门楼那么古朴,那么浓浓的民族风情。这道只有实用价值、毫无美感的水闸,可使小镇免于水患之苦。但这里是小镇的门面,何不修建成一座既有实用价值、又有观赏价值的建筑物?两者兼顾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,并非苛求。河岸上的层层石阶现已毁了,简陋的河堤土坡替代了古老而实用的石砌台阶。公路替代了古驿道。渡船和古渡口也人为地湮灭了。

穿过门楼进镇,是一条南北向的街,街面是用长方形条石铺砌的,这些条石的下边,纵贯一条又深又窄的下水道,排污兼排雨水。雨天,穿钉鞋在石板路上行走,下水道发出空隆空隆的回音。这条用青石和麻石铺砌的街道,还是五六十年前我幼时见过的样子。桃溪古镇曾有过的载重上千斤的铁箍独轮车,已经绝迹半个世纪;但独轮车在条石路上碾出的车辙印依旧存留在阳光下,路面很结实,仅有少数几块条石有破损。这是中国农耕社会古老的文化遗存。这么完整的车辙路,在许多古典小镇上已被毁。桃溪古镇居住的人物已递换了数代,但条石路不曾换,百年前的条石路依旧无毁地履行它承载的重任。

在这条街路上,两边的房屋、店铺、民宅,显示不出富裕,显示不出二十世纪末期的经济巨变。矛盾的情感:古镇的古朴面貌没有变,使人高兴;但古镇没有进入现代社会行列,又使人难过。奇怪的逻辑:经济的落后,保护了农耕社会特色的传统文化,保护了传统的古屋、古街、古镇。

横跨河上的那道浮桥,原先是许多条渡船横着并列,一条一条比肩相依拼成一条船龙,舱面铺上宽木板,以铁链和铁环相扣

牢,可以行走轿子、骡马、独轮车。即使遇上风浪,浮桥还是平平安稳。现在的这座浮桥,是船头接船尾拉成一条单薄的长线,当中相连的木板窄窄的,即使单身人空手行走也荡秋千似地摇晃不定。据说,风大时曾有人落水。这样一座危桥,何时能变得更稳固?何时能变得更美观?

人的感情常倾向于留恋童年和留恋往昔岁月,珍视过去曾有过的交往情谊。扩而大之,珍视民族的以至全人类的昨天,这就是历史学的情感基础。我们的史志传特别丰富,通史、断代史、区域史、行业史、家族史(宗谱)、传记、回忆录等等,叙述曾发生过的事件,留下可贵的人文纪录,供后人采撷研习。

桃溪古镇,在现代工业经济面前明显地落后了。但在旅游业发展上,可以使传统灵迹再现辉煌。经济发展,并不是只有竞争尖端科技这唯一的单行路。落后的古镇,借重于传统文化,借重于历史,可以奇迹般的起死回生,可以重现昔日的辉煌。这是现代的另一条发展道路。

桃溪的曲折古河道,有九里十三弯之美。弯曲狭窄的河道夹岸夭桃,粉花烂漫,这条河故被称为有古文化隐秘含义的桃花溪。“桃溪春浪”被列为春秋时代古诸侯国龙舒的八景之一。现在,河道挖宽了,弯曲回环的水流成了顺畅直线流淌。洪灾少了,自然美的风光同时也消失了。发展,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。艺术美的鉴赏,让位于单纯单调的现代构筑。

桃花溪的曲流裁直了。古镇的西濠、横街两条古街毁灭了,变成了新的河道,河水畅行于新河床中。横街,原是一条临河街,有吊脚楼,有好多茶馆、粮行。西濠,过去曾经是摆站笼,酷刑惩罚犯人的地方。这两条街现在都已沉入新河的河底。但被废弃的弯曲古河道有些河段仍存于原地,似是天帝有意保存此一“桃溪春浪”的古风古貌,以待中外远客来此忆游。

## 回 乡

---

一九四九年夏天,我离开故乡十多年后,头一次和家中取得了联系。那时部队刚拿下上海,我随第三野战军总部,由上海转到了南京。

我的家乡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底解放的。在此以前,那里一直是国民党统治区。我从家乡跑出来参加革命以后,家庭也一直被称为“匪属”。一月间,从新华社发布的战报上,得知家乡解放。这时和家人取得联系,是再也没有障碍了。在音讯长久隔绝的战争年代,我若立即去信联系,家人当然是会大喜过望的。但战争仍在进行,马上面临渡江战役,战场牺牲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。家中若得知我仍活着,但还未来得及见面,很快又听到了死讯,那悲痛会是更加难以忍受的。因此渡江前,我决定暂不和家中联系。横竖战争已接近尾声,只要我们一步跨过了长江,中国的大局就定了。等战争结束再和家人联系吧。

到了南京,部队的任务是留下来军管,没有什么严重的战斗任务了。我写了头一封信回家。得到的第一封回信,是说祖母病重,如不速回,恐难见面。我自幼是祖母抚育的,对祖母的感情也更为深挚。

这封信,我是将信将疑的。我们根据地老乡思念子弟,盼和子弟一见,来信中常用的一个方法,就是说战士最爱的一位亲人病重。此类信有假,也有真,难以辨别。我父母的来信,也许就是这种亲子之爱的表现。原只想去封信和家人沟通一下久隔的悬想,并未想到马上回去。这封祖母病重的信,到底触动了我深深的思乡之念。

为私事请几天假离队,这还是十多年来的头一次。部长陈其五看了我的家信,笑了笑,那意思也是疑信参半的,但他说得很爽气:“老人受苦受难多少年了,应该回去看看他们。你是独子吧,那更应该回去,让老人好好看看你。”

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连接着第三次国内大战,两次接续的战争刚结束,铁路的运行程序还很混乱。旅客列车极少,更说不上有正点的列车。浦口火车站候车室里里外外,挤满了等待乘车的人。战后回乡的难民,遭返回家的俘虏,跑单帮的商贩。候车室内,闷热,汗臭,孩子叫。室内的水泥地上,室外的树荫下,坐满了人,躺满了人,走路时简直无处插脚。

我持了通行证去乘军车。当天没有军车,也没有旅客车。华南和西南几个省,仗正打得火热。还是处于战争状态,乘车赶路,军人优先。

站长把我安排到一列货车上,要我待在车尾的守车里。守车里已经坐了好几位出差的军人。那时,我们的集体意识很强,维护革命军人荣誉的意识也很强。三个不相识的军人碰到一起,马上就会自动形成一个集体。我们谁也没有通名报姓,几个人立刻就谈起了我们共同的行车计划,好像我们本来就是同一个连队的战友。大家议论了一下,都挤在这间小车厢里,要妨碍车长的工作。我们马快就商定好了,一齐坐到敞棚的矿石车上

去。七月盛暑天，西晒的太阳很厉害。身子底下是滚烫的矿石堆，头顶上是能晒得人身上淌油的毒日头。机车烟囱上飘飘洒洒的煤烟，灌进衣领、鼻孔、嘴巴里，人像掉进了烤烧饼的烘炉里，难忍的干燥。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，对这点苦头是不会放在心里，更不会挂在脸上的。

半夜里下了火车，在候车室里坐等天亮。次日一早又转乘长途客车。这大客车很怪，不是用汽油做燃料，烧的是木炭。车尾竖立一个高大的木炭炉。行驶途中，时常要停下来，驾驶员手摇鼓风机，使木炭火烧旺。我们打了几十年的内战和外战，没有功夫找石油、挖石油，当时的中国，被洋人断定为贫油国。全国只有一个小小的玉门油矿，每年象征性地喷出五十万吨原油。这就是此时中国石油的总产量了。

走进故乡的小镇。街道、房屋、外形模样没有怎么变。有些古旧的百年老店，还是坐在原来的位子上。奇怪的是街道变窄了，房屋变矮了，长街变成了短巷。从汽车站到家，幼时要走很长很长一段路。现在似乎只走了几十来步，拎腿就到了家。那些路遇的人众，没有我认识的人，也没有人认识我。也许岁月流逝，容貌改变，仓促间，相互都来不及辨认清楚，就匆匆错肩走开了。

我的这身黄军装，和镇上老百姓便装，很不协调。店铺里、街道上，时时有人向我射出探询的目光：这着黄军装，打绑腿，匆匆走过的军人是谁？我不是演员，老是被人盯住看，感到浑身不自在，好像是不被故乡人认同似的。我不是幼时的我，故乡也不是幼时的故乡。少年离乡壮年回，第一眼看到的竟是一个似乎熟悉，但又很陌生的小镇。